



冬天来了

■ 安徽合肥 王唯唯

晨起，拉开窗帘，下雪了！这可是今年的第一场雪。雪不大，薄薄的，落在屋顶、树上、地面，像初学装扮的小女孩涂抹不匀的粉脸，有一块没一块的，倒也可爱。

印象中，我所在的城市，鲜有下雪，倒是有些花在开着，譬如九重葛、扶桑花、兰花、月季。树多半也绿得饱满葱茏，偶有梧桐、栎树、黄桷，顶着一树的橘红或橙黄，站在天地间，才让人恍然，这季节已是冬了。真的是“冬到江南叶未凋，最是赤橙红黄时”。

在冬天，文人墨客似乎更容易文思涌动。譬如鲁迅在《雪》中，给我们描述了“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。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；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。胡蝶确乎没有；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，我可记不真切了。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，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，也听得

他们嗡嗡地闹着。”多美的一幅江南雪景图，绘声绘色，静中有动，情景交融，愈加充满生机，春意盎然。

和南方的雪不同，北方的雪飘起来，纷纷扬扬，美轮美奂。在梁实秋《北平的冬天》里，“一夜北风寒，大雪纷纷落，那景致有得瞧的。马路上一层冰一层雪，又一层冰一层雪，我有一次去赴宴，在路上连跌了两跤，大家认为那是寻常事。一位老友来看我，颀面不相识，因为他的眉毛须发全都结了霜！街上看不到一个女人走路。路灯电线上踞着一排鸦雀之类的鸟，一声不响，缩着脖子发呆，冷得连叫的力气都没有。”可见，北京的“冬天实在是很可怕”。

每个人心中对于冬天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。茅盾在《冬天》里说：“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。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，弄得我动作迟笨，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。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，正好‘放野火’，我

又得感谢‘冬’了。”“放野火”，在茅盾心里那不仅是对冬的回忆，更是对乡下的生活的怀念与热爱。文章的最后，先生深知“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，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。相反的，冬天的寒冷愈甚，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，‘春’已在叩门。”是啊，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

和上面的三位大家不同，汪曾祺在《冬天》里忙着向我们介绍他家乡的菜：“冬天吃的菜，有乌青菜、冻豆腐、咸菜汤。乌青菜，经霜，菜叶边缘作紫红色，味道苦中泛甜。豆腐冻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。化开，切小块，与鲜肉、咸肉、牛肉、海米或咸菜同煮，无不佳。冻豆腐宜放辣椒、青蒜。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，只有‘青菜’。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，美其名曰‘黄芽菜’，很贵。‘青菜’似油菜而大，高二尺，是一年四季都有的，家家都吃的菜。咸菜即是用青菜腌的。阴天下雪，喝咸菜汤。”汪老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“淡”，就如同他

家乡的菜一样，淡得相当有味道。

我的冬天大部分时间就是读书和晒太阳。冬天晒太阳，古人称之为“负暄”。我是常常坐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太阳，虽然前后高楼林立，享受到阳光的时间太短。一面晒，一面捧一本书看。冬日读书是种很惬意的享受，也是驱走寒冷的最好办法。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太阳下看书时间一长，不是眼睛发花，就是想打瞌睡。有时索性闭上眼睛杂七杂八地乱想，有许多怪念头就是这样想起来的。

冬天已经来了。冬天特有的风情是：沉静、素简、内敛，却也浪漫、诗意、温馨。尤其是下雪天，最有雅兴的事，莫过于在下雪的夜晚，有三五好友来访。踏着满地的碎琼乱玉迤迤而至，抖落一身的雪，围炉取暖，说点闲话、读点闲书、唱点小曲、喝点小酒，任窗外的雪与夜色，慢慢倾城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

一日看尽长安花

■ 安徽池州 徐累先

师范毕业那一年，分配进远离家乡的贵池钢厂工作。家和单位处于以市区为端点的两条50度射线上，其间山重水复，天堑横亘，无两点一线的直路可通。周末回家，必先搭车到贵池城里，然后转车，一路颠簸而去，足有两百里之遥。当时的客车基本上是公家运营，发车时间固定，错过一班，少则一两个小时，多则三四个小时，才会有下一班车，而误点或取消班次，是经常的事，那就只能留宿城里，第二天再匆忙赶路，因此常有“望家兴叹”之慨。

即使顺利搭上回家的车，到达小镇车站也早已夕阳在山，炊烟袅袅，而我的家离小镇还有十来里山路。巧的话，兴许能碰上一部顺路的拖拉机，或是熟人的自行车。但多数时候，都是步行回家。路上要翻过一座叫何岭的山岭，很陡峭，多年前翻过一部拖拉机，拖拉机手当场殒命，当时，我还随着看热闹的人群看过那个血腥的场面。每每路过此地，天色渐暗，我就心下惴惴。但这是必经之道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迂回。走着、走着，看到前面一团黑影，或是听到树叶的飒飒声，心就不断收紧，全身痉挛，打哆嗦，毛发直竖起来。无可奈何之下，便唱起不成调的歌儿，自己给自己壮胆，直到看见前面村庄的灯火，情绪才稍微安定下来。

后来，贵池钢厂倒闭，我又被迫回到山区的老家，在家乡安家生子。当时流行一句口号：要想富，先修路。在这句口号的鼓动下，乡村干部也意识到修路的重要性，但苦于财力，只能在原有的机耕路上修修补补，不成气候，一下雨，刚修修的路面又冲刷得不成样子，坑坑洼洼。记得当时从殷汇镇通往石台的新路还没有完工，路面砂石遍布，“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”，为此我还写过一篇文章，刊登在当时的《池州报》上，呼

吁加快工程建设的进度。

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、农村经济的振兴，摩托车在乡村悄然兴起，我用积攒了一年的工资买下一部建设牌摩托车，虽然路况不好，但还是方便了许多。再后来，大王洞风景区全面开放，笔直的柏油路贯穿乡里，交通状况得到切实改善，各式车辆也渐渐多起来。

最近十多年来，乡村的道路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村村通、组组通、户户通，几乎一年一个变化，水泥路蜿蜒蜿蜒，血管一样延伸到一家一户，从你家到我家，再也不像原来那样，泥泞坎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水泥路的两旁竖起了太阳能路灯，黑灯瞎火的过往成为历史。我也是鸟枪换炮，于年前买下一部小轿车。

有了小轿车，有了通衢大道，出行大大的便利了。许多年不曾来往的亲戚家，也开始了走动。我的舅父在黄山市祁门县的闪里镇，当年到他家去，全靠步行，须三天时间，途中住两夜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第一夜走到石台县的丁香镇一个亲戚家下榻，第二天走到石台县的大演镇，第三天才能走到舅舅家，翻山越岭，个中艰辛自不必说。正是路途遥远的缘故，几十年间，我们两家来往也不过几次，信息互通完全凭书信。甚至我外公去世的消息，也是一个月以后才得知。而现在，这样的尴尬事不复再现，只要有这个愿望，几个小时就能到达。随着济祁高速的开建，两年后，到舅父家的行程会更加便利，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不再是一个梦想。

四通八达的公路网，交通工具的改善，真正实现了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宿愿，为乡村振兴插上了飞翔的翅膀。可以想见，用不了多少年，“地球村”的概念不再艰涩，只是一道平常的命题。

流年

■ 安徽巢湖 方华

时光流转，岁月更替，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大众来说，又有多少人会在匆忙的生活间停下脚步，发光阴如驹、人生易老之感叹呢？将一份旧日子从台历架上卸下，换上一份新的，还是生出感慨：人生就这么简单地却一段曾经，翻开新的一页吗？一年的旧时光就拿在手中，虽已不属于自己，还是不忍舍去。即便是将这份曾经的日子扔去，那些刻在生命里的履痕谁能将它抹去？突然就感觉手中的这份旧台历沉重起来。

坐到桌前，一页一页地翻动那些旧日的时光，心中唏嘘感叹。见上面的日期有圈圈点点，知道是爱人备忘留下的记号。看着这些红蓝的圈点，一些过往的时光如一幕刚刚剪辑完的电影，在脑海中放映。除夕、清明、中秋、冬至，以及父母的祭日，爱人都用蓝笔画了圈。这些日子也是团聚的日子，飘零在各地的兄弟姐妹回到故乡，用父母传递下的血脉温暖亲情。

红笔圈起的，有一家三口及兄弟姐妹、侄子侄女们的生日。喜庆的日子里，同城的，或在家烧两个好菜，或是相约着到饭店聚聚，一杯酒伴着祝福暖腹，一盒蛋糕把喜悦分享。远在他乡的，打个电话，发个微信，让流浪的乡愁里添一份温暖，在打拼的疲惫里增一份力量。红笔圈里自然有儿子的生日。那天，在儿子一连声的感谢里，我看到了妻子眼角的泪花。走入社会创业打拼的儿子，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。

结婚纪念日被爱人用红笔圈了又圈。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，我们总会翻出些从前的照片，即便日日相守，也翻拍几张发发微信朋友圈，表达彼此的爱意和祝福。虽然

时光流逝，岁月已在我们的脸上刻下沧桑，但看着旧日照片回忆曾经的浪漫，是多么的温馨，多么的幸福。生活自然有艰辛。比如为事业、为家庭在外奔波的辛苦与疲劳。欣喜的是，生活越来越幸福，日子越来越康乐，爱人眼角的鱼尾纹也经常像盛开的菊花。翻动旧台历，红圈不断，说明那过往的日子有太多的小喜悦与小幸福，如一串珠链串起走过的时光。坐在回忆里，竟深深地留恋那旧时光。耳边响起罗大佑的《恋曲》：“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；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，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……”

匆匆一年，没有歌声里的忧伤，只有留恋。留恋那旧挂历上的圈圈点点，留恋那美好的旧时光。人永远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坐在新旧交替的光阴里，也深切感受这句话的真理。即便此刻，岁月的河流也在奔涌向前，它毫不留情地舍弃一切呼唤与留恋，只把一个感伤的人，丢弃在回忆的岸边。

岁末年初，也在为单位准备总结材料。无外乎，过去一年的回顾，未来一年的展望。忽然在想，又有多少人对自己认真做过一次曾经岁月的总结、将往日日的打算呢？我们脚步匆匆，其实都是为了未来，为了将往日的目标。但是我们在烦嚣的日子里停不下生活，我们甚至被琐碎的生活麻木，看不清方向。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何尝不是在适应生活，随波逐流，任时光之水把我们带向不可知的远方。新旧的更替，其实在于心啊，心若不老，时光当是永新。于是，将旧日子放置一隅。放眼窗外，那轮新生活，正把我们未来的日子照亮。